



吴芝兰

著



远郊的白色楼群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远郊的白色楼群

■ 吴芝兰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郊的白色楼群/吴芝兰著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1999.4
ISBN 7-5059-3315-9

I. 远… II. 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9487 号

书 名	远郊的白色楼群
作 者	吴芝兰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戴 东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河北固安县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63 千字
印 张	8
插 页	3 页
版 次	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315-9/I·2517
定 价	15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作者和她的家人

自 序

1997年春天，我从《北京晚报》上看到一条消息，报道北京某医院收治的第一批强制戒毒病人，经过戒毒获得成功，重新走向社会。我便开了介绍信，到这家医院深入生活。这家医院的领导及工作人员，给了我很大帮助，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医治这批病人的经过及他们的工作、生活情况。我几乎向所有承担这次任务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，也接触了不少正在那里戒毒的病人。公安干警和医务人员所经历的困难，他们的工作热情和默默奉献的高尚情操，深深地打动了。我把我的感受经过提炼加工，写成了《远郊的白色楼群》。

在这篇作品里，我通过孙永富、肖云……等几个戒毒人员，由抗拒戒毒到逐步转变的过程，揭示了吸毒人员的种种心态；通过医生方静、护理干警唐建国的形象，反映出戒毒工作的艰辛，及公安战线医务人员工作的忘我与奉献精神。读者通过作品，也可以从中了解毒品对人体、对社会的种种危害，从而得到远离毒品的启示。

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，工业战线所面临的改革

任务是十分艰巨的。如何面对改革？《分厂》的领导及工人师傅们所走的道路，能给人以启迪。

1981—1986年间，我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北京的几个工业单位。其中，有个工厂在改革过程中的建厂经验，及思想政治工作经验，深深吸引了我，以致后来我又专门深入采访了一段时间。这个工厂在一无厂房设备，二无建设资金的情况下，靠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，走出了一条重新建厂的新路子，使一个厂变成了两个厂。《分厂》中的厂长王波、党委宣传部部长何素云、工人师傅孙永亮、李国祥，均取材于这个工厂的几位领导干部及几位劳模，经过综合、提炼，塑造而成。他们身上凝聚着基层领导干部的优良品质、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高尚情操。在当今工业战线改革深化、下岗职工增多的现状下，他们所表现出的知难而上、艰苦拼搏，再创新业的精神，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。

人的一生，儿童时代，最难忘怀。我的童年，有一段时期，是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，物质条件极度缺乏的困境中渡过的。抗战时期发起的保育会，及在保育会中从事保育工作的长辈们，营救了我们全国的难童。《那荒瘠的半山腰》，便是这段生活的艺术再现。它描写了保育工作者从战火中辗转千里，来到重庆山区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，创建了保育院。国难当头，院长李君、管理员杨立秋，不怕牺牲，勇往直前；教师金建国、朱萍，尽职尽责，带领孩子们经受锻炼，健康成长；医生徐英，为保育难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……作品揭示了日军侵华的凶残，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，告诫人们，勿忘过去……

以上是这个集子的三个中篇。短篇中，有描写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知识分子心态的《心灵的呼唤》；有歌颂工人师傅爱护国家财产的《啊，师傅……》；有揭露在房地产开发中，行“骗金术”的《等待》；有反映文化大革命中，因派性斗争酿成悲剧的《戴红花的女人》……这些作品，及尚未提到的其他作品中，有不少篇具有共性，即赞扬各式美好心灵，抨击各种陋习疵弊，以期在精神文明建设中，增添一砖一瓦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文坛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各种风格流派竞相涌现。我的这些小作，依然沿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。原因是内容所需。由于出书仓促，时间紧迫，未能做到精雕细镂。也由于水平所限，不足处难免，请读者不吝指正。

感谢文联出版社参与选集出版各环节工作的同志，他们为选集的问世，付出了诸多心血。对关心、支持这本选集出版的朋友们，也一并表示谢意。

作者 1999年2月22日

目 录

自 序	(1)
远郊的白色楼群	(1)
分 厂	(57)
那荒瘠的半山腰	(109)
心灵的呼唤	(156)
南岳行	(170)
戴红花的女人	(182)
啊，师傅	(194)
杜鹃花儿又开时	(209)
缕缕青烟	(223)
月 夜	(228)
等 待	(232)
伴 娘	(247)

远郊的白色楼群

春夜。

一群白楼笼罩在夜幕中。

呼啸的西北风，穿过空旷的田野，横扫环抱白楼的群山丛林，发出震耳的响声。忙碌了一整天的医务人员们，此时大都和衣靠在办公室的桌椅旁，也有的坐在准备接受戒毒病人的病床前。他们两天来，正为接受 A 市第一批强制戒毒病人而奔忙。

一楼楼梯的空间地带，刚用屏风隔成的抢救室里，露出微弱的灯光。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躺在床上。她那苍白而俊秀的脸上，罩着氧气罩。解毒药正通过吊针，一滴滴输进她的血管。值班护理干警唐建国，每隔十分钟要为她量一次血压，随时不停地用吸管吸出堵在她喉咙中的痰液。她吸毒过量，正处于昏迷。一阵阵大小便气味从她裤内散出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恶臭。唐建国虽带着厚厚的口罩，仍感到恶臭

难闻。他不时地紧锁眉头操作。因为情况紧急，来不及为她更衣，就开始抢救了。

“醒过没有？”值班医生方静轻轻走近问。她梳着齐耳的烫发，清秀的脸上，带一副金边眼镜，身着一套合身的警服，使她显得既端庄，又英气勃勃。

“没有！”唐建国边用吸管吸痰，边摇了摇头。

“已经昏迷4个小时了。”方静想着，顺手拿起血压、脉搏记录看了看，隐隐叹口气，又走了出去。

“她怎么会变成这样……真没想到……”方静边走边沉思……

她走上楼梯，进了三层楼的铁门，轻轻将铁门锁上。

三楼病房里的鼾声此起彼伏，这里住的大都是自愿戒毒者。现在他们已摆脱脱毒治疗期的痛苦，进入恢复期。再过几天就要出院了。每看到脱毒后的病人走出这幢楼房，方静内心都充满喜悦。她感到社会上又减少了一些消极因素。

刚来这里时，她可没有这种感受，只有一丝委屈。戒毒科没有精神科学术性强，她这个医学院的高材生来从事这个专业似乎有点儿屈材。但是，当她奉命进入警察学校接受培训后，她才感到戒毒工作的意义重大。特别是了解到全国吸毒形势的严峻后，便萌发了责任感，一种为国分忧的激情骤然升起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毒品危害人体的深刻了解，她对吸毒病人复吸的困惑，也与日俱增。明明知道是毒品，对身体有危害，却偏偏要去复吸……今天，她发现自己多年不见的初中同学也成了吸毒犯时，更是惊叹不已……

她轻轻来到值班医生办公室，在桌前坐下。桌上放着民

警留下的资料。姓名：肖云。地址：本市小南安街十五号院……她记起了这难忘的十五号院……

那是个整洁的北方小院，肖云说是她祖上传下来的。13年前，初中毕业典礼前的那天晚上，天气十分炎热。一轮明月高照，皎洁的月光洒满整个院落，使小院如同白昼一般。院子座北朝南的一排平房前，是爬满青藤的围墙。院东有石桌、石凳。石桌上面是开满牵牛花的葡萄藤架。靠西有棵大枣树，树前长着一排整齐的冬青。肖云说，那是她爷爷在世时打太极拳的地方。那晚，她们就在冬青树前排练节目。

肖云的父亲那时到云南写生去了……肖云的奶奶为大家忙着切西瓜……肖云的妈妈开着客厅的窗子，兴致勃勃地坐在窗前为大家弹钢琴伴奏。她是一所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，那悦耳的琴声，常常掩盖了伴奏同学的手风琴声……她们排练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、《军港之夜》……肖云领唱，班里同学为她伴唱、伴舞。

那天，肖云身穿天蓝色双皱连衣裙，头发用天蓝色双皱包着的橡皮圈扎着，走起路来一蹦一跳，发梢在脑后左右摇摆。圆圆的脸盘上，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。笑起来，似银铃。她既当演员，又当导演。一会儿打着拍子指挥大家合唱，一会儿又示范伴舞动作。她能歌善舞，是校舞蹈队和校合唱团的成员，同学们都服她……

十五号院是方静常去的地方。她家与十五号院只相距百米。每天早上上学经过十五号院时，她都要叫上肖云一起走。夏天，她常和肖云一起坐在那石桌前写作业。肖云问她数学问题，她请肖云看她的作文。肖云的作文写得非常好，

常受老师表扬。记得肖云曾写过一篇《我的理想》，老师让她在班上宣读，那银铃般的声音，至今还留在方静的记忆里……长大我要当一名记者，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像父亲那样赞美祖国……父亲用颜料，我要用手中的笔……

每次考试，肖云的语文都是全班第一。而她的数学也是全班第一。这两个第一，使她们无形中亲近起来。初二那年，肖云过生日，硬把她拖去了。肖云挤眼看着她，对奶奶和妈妈：“妈，奶奶，方静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……”

妈妈、奶奶都睁大眼，赞叹不已。

“是吗？小静！”她们含笑地问。

方静只得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这可是真巧哇！”她们说。

她们给了她与肖云同样的一份礼物。其实，她们只同年、同月，肖云八月十七，她八月初七，她比肖云大十天……

她记得毕业典礼后，她又去过十五号院，是去向肖云告别。她父亲是铁路工人，常年在西南工作，为了照顾父亲，那年母亲决定全家迁往西南……她去后，曾给肖云写过信，但没收到她的回信。她以为肖云搬家了，没想到肖云仍住在十五号院……

二

黎明的曙光透过病房的玻璃窗飘洒进来。环绕白楼的群山，刚刚披上薄薄的晨曦，医务人员们便又开始忙碌了。

两天前，院长就已做过动员。为配合市公安局执行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》，接受全市第一批强制戒毒病人，医院号召家中有人照料的医务人员，一律住进医院，便于集中人力，加强管理。大家响应号召，连日来，一直忙着腾仓库，搬办公室，购置病床、医疗器械……市公安局来过电话，全市各区派出所昨晚已全部出动，抓获吸毒犯 190 人，今晨 7 点半，便开始陆续送往医院。一次集中接受 100 多病人，这对他们这个远离城市的小医院来说，无疑是一次重负。为接收病人，大家又立即开始准备男女病人用的衣物，检查身体的场地，器械……

7 点刚过，第一批病人就到了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满满一大卡车。不少人蓬头垢面，衣冠不整。显然是从被窝里刚起来的。有的骨瘦如柴，有的脸色青灰黯淡。他们在干警们的指挥下，列队按秩序办理入院手续，检查身体。

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，牵着一个 4 岁左右的小女孩，来到正在发放病号服的唐建国身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说：“好人啦，求求你让我见见你们的院长，求他收下我儿子吧！收下吧！求求你们啦！求求你们救救我和孙女，他已经把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，再不能吸了……儿媳妇已和他离了婚，只剩下我和孙女……戒毒的押金，我老婆子回去一定捡破烂卖了把钱送来……求求你们啦……”

唐建国忙放下手中的衣服，前去搀扶她说：

“大娘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这样！”

“我没别的说了……求你放我进去，我要见你们院长，求他救救我和孙女，收下我儿子……”老人不肯起，用一双

干枯、长满老茧的手，擦着眼泪说。

“求你们收我爸爸吧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收我爸爸吧……”小女孩靠在她奶奶身后也哭着说。

更衣的戒毒病人们，有的垂下了头，有的眼内闪着同情的目光。这一老一小的哭声，似乎唤起了他们的良知……

唉，又是一个拿不出戒毒押金的！唐建国长叹一声说：

“大娘，您起吧！院长和派出所的同志正在楼上开会，我这就带您去见他……”

唐建国用劲搀扶起老人，对身边的干警交待了几句，便领着大娘上楼去了。

戒毒病人们陆陆续续办了手续，检查完身体，换了病号服，走进病房，去寻找各自的床位。

二楼 205 病房，这层楼最大的一间。

一个梳着寸头、留着小胡子的青年向周围招手说：

“来、来、来，哥们儿，咱也自我介绍介绍，日后好互相照应点儿。我叫孙永富……”

说着，他拿出一条三五牌香烟，拆开一盒，向大家扔去。

病友们接过烟，有的向他走来。

“我叫徐文生……”一个瘦高个青年人走近他床边说。

“我叫周飞……”一个梳着长发，用咖啡色金丝绒扎在脑后的青年接过烟说：“照应个尿，进门有铁锁锁着，上厕所有人跟着……这叫咋回事儿……”说完，他咔嚓一声，打着了打火机。

“说的也是，还他妈的早上6点就起床……”孙永富指着墙上贴的生活作息时间表，又说：“老子招谁惹谁了，要到这里来受这份洋罪？”他说完，双脚把鞋蹬掉，躺上床抽烟。

“你哥儿们还算运气，让你把烟带进来了。我那两包烟，全让搜身的那小子给扣下了。”周飞抽着烟，叹了口气说。

“准是你做了手脚吧！”徐文生贪婪地抽了口烟，笑着说。他已好久没尝到进口烟的滋味了。

“那还用说，要是没装上白粉，能便宜那小子？”周飞说。

“那小子搜我也搜得厉害。我把白粉用塑料纸包了，用膏药贴在我脚心里，说是长了疮。他瞪眼看着我，二话不说，撕开就拿走了。真他妈厉害……”孙永富弯着腿，指着他的脚心笑着说。

徐文生知道他们说的是干警唐建国。他看见唐建国搀着他娘，找到办入院手续的干警，递上院长写的条子后，他们才给他办了入院手续。换病号服时，他们都是经唐建国检查的衣物。唐建国一面检查，还一面对他说：

“你一定得下狠心把毒戒了。你不可怜你自己，也得可怜你娘和闺女……”

他点了点头……

“你娘把你养这么大，你不赡养她，倒让她去捡破烂儿养活你……你说你还算是人吗……”

徐文生自知理亏，也不还嘴……

这时，一个干警开门进来说：

“没吃早饭的，出来拿饭。”

有几个人跟着出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他们手拿馒头，端着稀饭和咸菜进来。

“这稀饭里能有几粒米？真他妈的操蛋……”一个说。

“馒头也够小的，还就只给几根咸菜……”又一个指着手中端的塑料盘说。

孙永富起身，走到他们床头柜前看了看，鼻子哼了一声，又板着脸回来躺下抽烟。

周飞也走过去看了一眼说：

“这种饭菜还收 300 块钱一个月？真他妈的会赚钱……”

唐建国这时正在楼道巡视，听见他们议论，便走进来说：

“事先没通知为你们准备早餐，这顿饭是白送。你们的伙食费是从今天中午算起。人多，剩饭少，所以稀饭稀了点，凑合着吃吧！”

“这吃饭都要凑合，人还活不活？”孙永富不满地躺在床上，举着烟卷说。

孙永富的话，把唐建国的目光吸引过来。他见他手中举着烟卷，便说：“这里不准躺在床上抽烟，要抽，坐起来抽！”

“干嘛不准躺在床上抽？”孙永富气势汹汹地问。

“怕烟灰掉在床上引起火灾！快起来！医院本是不准病人吸烟的。考虑你们戒毒难受，才允许抽一点。”

孙永富仍然不动。

唐建国走近他床边，严厉地高声说：“快起来，听见没有？”

孙永富也斜唐建国一眼，慢慢腾腾地坐起，慢慢腾腾地穿鞋……

唐建国见他已坐起身，便走出门，将门锁上。

“呸！”孙永富望着房门，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说：“你小子总跟我过不去，咱们走着瞧……”

说着，他又躺下了。

三

叮铃铃……

闹钟使方静从熟睡中惊醒。她拿起闹钟，时针正指向5点，她便立即将闹铃关闭，俯身用手轻轻拍着即将被闹钟闹醒的儿子。

儿子小刚才两岁，睡在小床上，小脑袋动了动，又渐渐睡去。

方静揉揉眼，匆忙穿衣起床，漱洗毕，便到隔壁房间叫醒小保姆高淑华。

小高披着棉袄，趿着鞋，睡眼惺忪地过来和她一起将小刚的小床抬到自己房间后，又脱衣躺下了。

本来，方静决定去医院住宿后就打算把小刚的床抬到小高房间去的，只因小刚眼皮上长了个小包，她想再观察一夜，所以才拖到了今天早上。

“记住，一定要按时点眼药！”方静推推小高的被子说。

“嗯……”小高闭着眼答应。

“如果他叫疼，就用热毛巾给他敷一敷！”